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經解

姚氏際恒曰按此篇數章乃當時舊文首一章則爲後人所竄入而以經解名篇者義與詞皆絕不類有目者當共識之　又曰嘗謂經之有解經之不幸也曷爲乎不幸以人皆知有經解而不知有經也曷爲乎經解以其解之致悞而經因以晦經晦而經因以亾也其一爲漢儒之經解焉其一爲宋儒之經解焉其一爲明初諸儒墨守排纂宋儒一家之經解而著

爲令焉噫果其爲聖人復起不易之言以著爲令可也今之著爲令者然耶否耶夫經解與著令其事大不相通其君若相不過以一時治定功成草草裁定初不知聖賢貫傳爲何若耳乃使天下之學人耳目心思卒歸於一途而不敢或異是以經解而著令不又其甚焉者乎窮變物理自然材智日新蠱甘久腐苟以漢宋諸儒久悞之經解而明辨之則庶幾反經而經正其在此時矣此以經解名篇正是漢儒之濫觴漢以前無之則吾竊怪夫斯名之作俑也

陸氏奎勳曰首言六經而末歸重於禮乃漢代禮家

所纂孔疏全篇皆孔子言持論未確
姜氏兆錫曰案篇首博舉六經之教而其下因即禮
教之一端以發之本雜撮之詞其名經解者以篇首
之意名篇也詳見篇中
方氏苞曰此記中閒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
葉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
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
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
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
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閒諸老師各

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承其學者各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靡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旣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仁知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之學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

正其經緯蹊徑不遵禮意而求於詩書不可以得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竝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鈌每至郊廟大議眾皆瞑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昏蕩然一無所守而兢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經本無難解者失其意而悖誣賊亂之弊生

篇別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良之易以鼓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孔氏穎達曰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惟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聖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

有諧和性情之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王氏應麟曰七畧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居初

朱氏軾曰詞謂是非襃貶之詞比方也方物而得其是非乃能屬詞而是之非之　又曰賊如論語其蔽也賊之賊易言吉凶消長其道變化無方執之則反害矣

陸氏奎勳曰吳草廬謂孔子所言只入其國二一語愚謂觀通節文義乃記者推本孔子之意以爲吾師之說云然卽王肅家語之濫觴也六經之目已見莊子而爲詞甚煩視莊反降一格知非孔門高弟所作

姜氏兆錫曰約舉大綱是疏通上及古帝是知遠不淫濫是絜靜窮性命是精微聚相接之詞是屬次所行之事是比注曰觀國之風俗則知其所以教也疏曰人君以六經之教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而爲風俗故其教可知也

方氏苞曰春秋屬詞必與其事相比故義皆曲當有

得於春秋之教者亦然　又曰詩可以興但性情之
感發或樂之過而溺於所愛哀之過而毀以滅性憂
懼之過而懾隘以傷生則其失也愚　又曰通達事
理者或强不知以爲知遠慕上古之事或以後世爲
可復行是之謂誣　又曰玩心於歌舞則凡可以娛
情志悅耳目者必備致而後慊則漸流於侈肆而不
自覺矣　又曰記者意主於禮故言禮之失與諸經
異蓋諸經義失則人心或爲所蔽陷禮則人之儀則
所當服行雖過於煩無他害也　又曰詞與事比事
同而詞異則義必異矣若妄起義例而失聖人之本

指則大亂經常之道如公羊氏祭仲之知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是也秦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焚則自秦以前未有國立易教者明矣春秋絕筆於獲麟又二年而孔子沒卽七十子有傳其徒者孔子不及見也況與詩書禮樂並立爲教而一國之人性質皆爲之移易哉爲記者乃西漢武宣以後之老儒明矣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倣此
陳氏祥道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與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姚氏際恆曰此章石梁王氏力辨其爲非孔子之言而吳幼淸則以爲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爲孔子之言

其下蓋記者之言而推廣其義按此皆非孔子之言自不必辨即云記者之言而其言疵類顧可存而弗論乎六經之目始見於莊子今世所傳之禮皆非其舊樂亦無經二者不必論自餘諸經安得有失謂之失矣矣解者或謂指學者之失或謂指上之教有以失之此皆回護之說如書失之誣若謂人不善學上不善教而使之誣不可通矣又或謂人不學則有此失然本文何嘗云不教學詩其失愚耶大抵此六失因書之失誣生來書之失誣因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意生來故併附會諸經為失耳詩可興觀羣怨

及多識何憚之有易示人趨避吉凶何賊之有春秋
因亂世之書然成而亂子賊于懼正以止亂何亂之
有若夫謂書之失誣孟子亦止據武成一篇而云不
可遂以此概全經也如此者名爲經解而侮經實甚
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六經之教備矣然務溫柔敦厚
而溺其志則失於不明矣故愚務疏通知遠而輕於
事則失於無實矣故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
於好大矣故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矣
故賊務恭儉莊敬而失其安則失於瑣節矣故煩務

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亂夫六經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應氏曰溫厚者未必深察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實故失之誣寛厚者或疎繩檢故失之奢沉深者或探冥茫故失之賊儀文勝故失之煩誹刺勝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　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據以此教人且其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也

愚按諸經之失乃不深於諸經者爲之以下文深於經而無失者推之可見若易春秋之爲教則王氏之決非聖言者得之矣此條今見家語問玉篇豈其後人自以所聞者而約爲是言與考孔子時初無六經之名卽篇名亦漢儒所品目也自此以下皆未知出自何書而記者以意引之其失禮以下至而不自知也一條今見大戴禮禮察篇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物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知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日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麤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敦化者言天子之一動一靜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以下別爲古文與上不侔
姜氏兆錫曰道注謂言也樂書道字作言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配天地並日月言其德之盛下言其養之純也朝廷燕處以外內而言居處進退之屬以靜動而言鸞和以上致樂以治心也居處以下致禮以治身也詩曹風鳲鳩篇　石粱王氏曰此段最粹愚按此因上文所引孔子之言而極推德之至者如此乃五常百行之會歸而六經之符驗也是雖不言經教而經教備其中矣聖通明也蓋生知之聖而爲知德之本與

方氏苞曰荀子曰學至乎禮止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是謂道德之極此記上言諸經之失惟禮無大疵以下則極言禮爲道德之極羣類之綱紀也天子當立人極與天地參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明並日月而後可而非禮無由致此也居處言動一式於禮然後身可正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事詩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隆禮由禮之謂耳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聖人之仁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聖人之知也然非以禮檢身無一不忒於度亦不足以爲表儀而正四國即能身兼

禮而所以治百官制萬事者毫末不在於禮亦不能盡得其宜得其序此與論語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猶為未善義可相發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吳氏澄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持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成之故下文遂推說

禮之功用

姚氏際恆曰覇王並言失其義或謂宜從鬻子作帝王按鬻子亦僞書安知非取其文而改之也

陸氏奎勳曰文與鬻子云帝王之器較勝兼王覇而言之然鬻子亦淮南時僞書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以起下章也臨川吳氏曰禮仁義信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無此器雖有不忍人之心治不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以齊之故下章遂推禮之功用也覇者侯國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侯國之教第二節言

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霸王之端

方氏苞曰信義和仁之本在知仁而其實在用禮最上者如聖人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動用周旋中禮以為民極其次必知信義和仁非禮無以達之而謹禮以為正國之器是猶執權衡而不可欺以輕重陳繩墨規矩而不可欺以曲直方員也最下者則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則亂人紀敗國維如大防之驟坐視奔決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振救矣康成鄭氏曰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號令有禮然後順於民心政教有禮然後上下相親而各得所欲兵刑有禮然

後天地之害可除荀子書多並舉王霸故記者因之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

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姜氏兆錫曰衡以平輕重而禮亦有輕重若大不可

損小不可益是卽禮之輕重平矣繩墨以辨曲直而

禮亦有曲直若易則易于則于是卽禮之曲直辨矣

規矩以定方員而禮亦有方員若以節而行以義而

起是卽禮之方員定矣禮之爲禮如此君子審之則

萬事萬物自有各得其理者而豈可誣以奸詐哉此承上章稱王之器之意而因例以明禮之爲器者也

方氏苞曰荀子曰禮之所以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又曰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竹丈反下同

吳氏澄曰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

姜氏兆錫曰此切言禮之善而引孔子之言以證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趨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禮士志於道故謂之有方之士而民則否矣愚按敬主

於內讓施於外亦存心處事之別方氏之解以此味之可見

方氏苞曰方猶所也萬物百物準以天理皆有一定之方所卽物之則心之矩也不知有禮則其心之所向身之所處傾側反覆而無方所之可求矣荀子曰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敬讓之道也上應有缺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防同

姜氏兆錫曰非以禁亂而禁亂所由生此禮所以善也

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姜氏兆錫曰苦謂若女不至夫不答之厲倍死忘生
因甲死虧而事生亦傷也倍畔自君臣之位失而言
侵陵自諸侯之行惡而言凡皆所謂亂患也
方氏苞曰春秋末列國君臣皆以舊禮爲無所用而
去之戰國益甚及秦遂廢先王之禮故大敗盡天下
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亂亡之禍亦未有如
秦者蓋禮既亡則縱橫權變好詐百出而不可窮而
一時君臣皆不知有禮故無從而辨之也　又曰廢
非謂六禮之不備也將嫁教於公宮宗室既婚三月
而後廟見婦之去留一聽於舅姑而子之宜與否不

得以自專夫是以家節正而子婦皆安以和也廢禮而任情則婦或無道以苦其夫夫或無道以苦其婦而入于淫辟者必多矣　又曰子之不忘兄弟族姻以父母之恩不可倍也臣之不忘嗣君民社以先君之恩不可倍也觀春秋所書列國臣子之薄於君父者衆矣前此胡未之聞也以先王之禮教尚未盡廢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萬反

吳氏澄曰禮之將人爲善每在善機方動之初其禁人爲惡亦在惡機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過之也倘不於其始慎之至於見顯而後教之止之則其差雖若毫釐而其謬乃千里矣

姜氏兆錫曰慎其微而未形不敢於顯而已形所謂禁亂之所由生者蓋如此易爻孔疏以爲繫詞爻言則今本無之集說指爲緯書之言爻義亦不相似按始理協韻焦氏易林全仿其體家農師謂爲連山歸藏之詞說猶近之

方氏苞曰禮與法皆所以禁民爲非然使任法而不由禮則風教之所積民氣之所感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故君子必慎其始

哀公問

姚氏際恆曰按聖人語言簡要不煩而意無不盡中庸問政章獨爲詳冗蓋門弟子取孔子對哀公大昏推而演之也此篇作者意欲以問禮規模問政然其字句亦[illegible]鑿文理多不可通處較問政章又有霄壤之別其言理亦多未純

姜氏兆錫曰此篇明禮教之大而因極言人道之始

終也　按篇中自莫爲禮也以上見家語問禮篇以下見家語大婚解　非必一時問答記者撮合成篇猶家語自莫爲禮也以下又撮合禮運篇一篇爲篇也文與家語頗異今畧引甚者參見本注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長竹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

王氏應麟曰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吳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婚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之及異姓之兄弟也閒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祭之大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倫之大則衍五而至於八謂君子以此禮之敬

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
其尊之問也
何氏焯曰史記乃以商羊楛矢之言爲言豈不陋哉
姜氏兆錫曰哀公曾君名將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
尊言稱揚之甚也歟者皆禮之大者也此答大禮何
如之問而以下乃答言禮何其尊之問也首言祭天
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統詞也禮有禮以
節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王氏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

限而不可過處

陳氏澔曰會節謂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

吳氏澄曰禮不下庶人不求其備

姜氏兆錫曰此節多缺文疑義今畧以家語參之教下家語有順字謂順而導之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冠昏之節之類蓋禮以自治治人非强之難知難行故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而使其會節莫之廢也此禮緣人情而起也

方氏苞曰巳能老老然後敎民以孝巳能長長然後

教民以弟不發其會節因事而爲之節文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又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吳氏澄曰君子以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文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陳氏澔曰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

姜氏兆錫曰有成事之上家語有既字謂期節定而事可成也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

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蓋事成而禮樂興於是鍾鼎增華各秩然其有等也此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

方氏苞曰經綸大經立綱陳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服物采章以繼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居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幾音祈　大戴即作則節作處

吳氏澄曰言喪祭乃及安其居者先之以哀死而終

以樂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居民之官也

美氏兆錫曰其順之下家語有也字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算猶數也謂殯葬久近服屬重輕之類也言其喪算五句家語作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以設其豕腊終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卽安其居以綴恩義今據本歲時二字當連下爲居卽安其居謂因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篇蓋序宗族以上言其加禮於幽明上下之際而

下則言其薄於自奉而與民同其利也君子之行禮而由己及人者蓋如此豈苟以言尊之而已哉

方氏苞曰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居處服用少自便安則不能與民同利利之不同則所制喪祭之禮雖詳明周浹民且以身不能備而蓄慍於君倘安望其觀感而興起乎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自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乎報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當丁浪反

陳氏澔曰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

黃氏乾行曰哀公用田賦是好貨無厭固民自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敖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人止求嘗欲不以其道宜𪕰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莫爲禮也

姚氏際恒曰字句過於作意全失自然

朱氏軾曰固專固也務欲竭盡民財而後已

姜氏兆錫曰實家語作利謂貨財也淫放蕩也固如固獲之固盡竭也言力取而竭之也午家語作忤文

亦較多當猶稱也言求得私欲而不以道也哀公加賦屢戰且多內嬖故孔子言此以正之　按本章備言大禮之屬而特重祭祀者所以慎人道之終也下章約言三綱而特重言夫婦者所以慎人道之始也人道之始終備而天下國家舉此而措之矣而慎終尤須慎始故本章之始已及好實淫德之戒此記者所以次二章為一篇之微意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又家語德作惠

陳氏澔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姚氏際恒曰百姓之德德字今本家語作惠字爲妥

姜氏兆錫曰此下家語別爲大昏解篇愀然愀動之貌作色變色也

方氏苞曰君念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可興也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

姜氏兆錫曰夫婦父子君臣爲三綱庶衆也方氏曰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下文所以稱大婚之爲大也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旣至冕而親迎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姜氏兆錫曰似肖也猶云無狀家語作無能盡謙詞

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無節則兼愛而亂矣故治愛人禮爲大禮者敬而已矣故治禮敬爲大而婚禮又其本也故敬之至矣大婚爲大惟大婚爲敬之至故冕而親迎必躬親之以致其相與親之之意也由是觀之君子冕而親迎可謂敬矣而與敬乃以爲親若舍敬而弗敬是遺親而弗愛也弗愛則無以合好弗敬則無以章別故愛敬始於閨門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此也非政本何哉兩親之句方氏舊釋爲親人以使之親巳也愚按如其說蓋亦陽往而陰來陽先而陰後相爲感應之意然考

家語作親迎者敬之也而無兩親之句輔氏以上親之句爲躬親下親之句爲親愛躬親便是敬其說足以發明敬愛合一之理且爲下興敬爲親句尤相足也宜從之

方氏苞曰君臣父子之教人所共知也惟夫婦居室易狎而難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後爲敬之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慎獨主敬必始乎此匡衡說關雎之詩所謂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必如此然後爲敬之至聖德之極功也公問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獨言大婚觀唐宋之末有刦於悍

婦溺于寵嬖以悖父子之恩失君臣之義者然後知聖人告以是爲本其義深其慮切矣記稱哀公爲妾齊衰孔子蓋早見其微矣　又曰親之也者句家語作親迎也者敬之至也下親之宜作敬之　又曰與敬其親乃正而可常舍敬則爲私愛而小者擯大者傷是遺棄所親愛之道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方氏慤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于戶

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迎公監之禮也桒桓公八年迎王后於紀傳

姜氏兆錫曰已太也先聖註謂周公也天地家語作天下王氏曰諸侯有社稷宗廟而已并言天地之主者通王侯而行也王肅曰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天地主也

方氏苞曰以繼先聖之後句哀公以冕而親迎爲已重蓋視婚禮爲男女燕昵之私故孔子不曰先君而曰先聖以示公乃文王周公之裔不可不自敬其身而欲敬其身以與敬於民則必自妻子始公問爲政

而孔子首言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蓋早知公之溺於愛而不能敬也　又曰凡夫人不與外祀而曰爲天地宗稷之主蓋粢盛必親舂服冕絲物必親繅也疏謂大宗伯攝未知何据經傳所載后夫人所供無非內祀者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於

慶反

朱子曰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當在上其政之本與下

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

姜氏兆錫曰固陋也言若不陋則不以此爲問而得聞此言也請少進者幸畧有以進益我也又以天地合萬物生而明大婚爲萬世之嗣者蓋由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遂言者不更待公請而遂言之也直言陳注疑朝廷二字之譌鄭訓直爲正謂正言以出教令而外治與內職交理也應氏

曰物恥謂物體汙陋國恥謂國體卑辱內外一稟於
禮則安富尊榮何恥之不申哉是時公欲與魯而不
知政之所本故又言此以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
意也
方氏苞曰惟敬可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
敬心魯自襄昭以來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
內偪於三桓相欺相奪受閔忍詬所謂物恥也至於
哀公強臣覿面而相侵侮孔子不忍斥言故舉物恥
與國恥之義隱動君心使知振之與之非脩政無由
而禮之不先政無其本身之不敬禮不能行念及此

尙可溺於嬖淫以失臣民之望乎此聖人救君心之所明而苦言以相感發耳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非反愾許氣反大音泰又許乞反

王氏肅曰太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已

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

姚氏際恆曰此篇之文如上節曰其居節曰好實曰午曰固臣此節曰固不固曰直言曰太王曰愾皆所謂字句拗折艱澀文理多不可通處也諸家曲解之殊無謂　又曰大抵諸侯宜親迎天子不以親迎此言天子親迎非也孔疏駁鄭是然謂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以証記文言魯非言天子則曲說耳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子也主於內者妻傳於後者子內非有主則無以贊宮闈下非有後則無以承祖考此所以無

不敬也而又以敬身爲大者身猶枝親猶本相須其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愾猶朔南曁之曁敬其身與妻子以及百姓卽太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國家有不順治者哉此所以極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而因以推本於身而約之也

方氏苞曰不能敬妻子以恆情觀之過之小者耳然究其本原則爲不能敬其身不能敬其身則傷其親而禍至於亾其身乃理勢之相因而必至者李光坡曰哀公不用釁夏之言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孔子或先覺其微或時已變幸而

以身儆之皆未可知而公卒由此失國惜哉　又曰象猶表儀言身與妻子百姓所則而象也　又曰祭義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愾言其氣之感通震動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姜氏兆錫曰作辭作以爲辭而播之作則作以爲則而效之也蓋在上者言動偶過而不能掩如此必無過則民乃不待教令而敬恭矣是乃不辱其身而能

敬身即不羞其親而成親也敬身之義如此則父子
在其中而夫婦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左氏季康子死公弔之降禮杜注不備禮
非也方是時魯君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敢不備禮
乎葢降君臨臣喪之禮而用同列相弔之儀也無論
降爲自貶爲不備禮而皆爲過動三桓無君久矣閒
隙已成孟孫氏至面侮公謂郭重肥而公他日怨問
氏曰余得死乎故三桓傳言患公之妄則公平日之
過動過言必多矣故以是切告之　又曰晉欒書中
行偃弑其君迎立悼公年十四始見諸大夫於清源

言節有倫用人行政次第井井國人信服而書僭之

奸心自輯晉霸復興是之謂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也

哀公長君季氏自康子嗣位非若宿與意如之橫悖

難制也使公能謹言愼行何至孟孫彘借戲郭重以

面侮公孔子所言皆哀公之鍼石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

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

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吳氏澄曰愛人者天下之人與我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虧欠故曰成身

姜氏兆錫曰成猶全也王肅謂君子爲國子民之義是人之全名也歸之以全名而因謂爲君子之子是親亦君子也成親之名如此蓋不但其次弗辱而爲大孝尊親之至矣則君可不敬以成身與家語文小

異而義畧同有其身家語作成其身且無節末二句

據此言不能愛人則未爲與世無患故不能有其身

如是則未得所處而宊故不能安土安土則居易而

無所擇樂天則俟命而無所怨無所擇自無所怨矣

此素位而行者所以無入不得也茍不然雖欲成身

得乎然家語與此文有異者蓋此節乃言因此及彼

之意本非謂一愛人而遂成身也以義推之蓋爲政

愛人乃成身之始而安土樂天乃可語成身之終與

方氏苞曰此非泛論爲政成身之道乃哀公當日所

宜審處之時義也蓋民不知君數世矣自季孫宿以

後務以私惠自結於隱民而民所其之事則盡委於公以離公於民如棄郎帥師朝霸主會强國之類故昭公孫齊傳所國人如釋重負齊侯取鄆以居公而鄆民旋潰皆爲季氏所愚也哀公此時非愛人之心大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矣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樂天者知其不可奈何而修身以俟命也其後哀公不忍季氏之詬而隱身於越則不能安土樂天而無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倪矣自古蒙難而安土樂天身以光亨者文王也艱貞守道以成其身者箕子也哀公若身貝文王之德或能用孔子則魯國之亂可撥而反之正

卽不然苟能敬身守禮愛人終身無過言過動則民望所歸季氏之奸心自不能逞保邦繼序以有待於後亦可謂成其身用此知能行聖人之言則無不可處之變而如公之不辭何哉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物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如大學止於仁止於孝之類是也夫物有定理理

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此安土樂天而成身之實功也按家語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故下節公有何貴乎天道之問今刪合天道句則問無端矣或曰蓋承上樂天之意而問之也

方氏苞曰物則卽身而具不過乎物則身成矣恐公以成身為難或不知所用力故示以約而易守之道也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已前陳之矣猶懼公以為偶然之言動而忽之也故因問成身而言不過乎物凡附於吾身者日用酬酢物之小者也綱常

名教物之大者也小物或過於身必有所虧而況夫婦父子君臣之間有物有則身之成敗恒於斯而可以或過乎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王氏肅曰不閉言能通其久言無極

劉氏彝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

無私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旣成皆燦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爲而成者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民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

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名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姚氏際恆曰皆襲中庸天道貴其不已即中庸以不

已爲天之所以爲天也不閉其久卽悠久也已成而
明卽高明也無爲而物成卽無爲而成也說者謂中
庸子思作孔子之言乃依倣子思耳又上曰人道政
爲大對哀公問政時已曰人道敏政矣何爲又重告
之

姜氏兆錫曰閉塞也一云窮也愚按此聖人之德功
成身之極則是正所以不徒爲宗廟社稷之主而得
並稱爲天地之主之意也學者最宜潛玩

方氏苞曰不閉其久三句皆以天道之化育言、造化
之功皆旣成而後燦然有迹其未成之迹所以轉運

密移者不可得而見也不已則久於中而其徵不可掩矣所謂不閉其久惟不閉其久故無爲而物成惟無爲而物成故已成而明哀公於孔子之言亦未嘗不知其善特所知者淺其明易蔽是以不能設誠而致行故夫子最以自强不息如天道之不已繼明日新如日月之相從也不閉其久在天道則秋冬之閉求也固而春夏之發生也盛在君德則至誠之久而徵也無爲而物成在天道則轉運密移不見其所爲而時行物生在君道則端拱而天下平也卽以哀公之時位言之信能敬身以民無一言一動之過則其

感國人之心繫諸侯之望而閑強臣之姦自有不見其所爲而默以成之者矣已成而明在天道則歲功既成生長收藏之迹顯然可見在君道則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而後眾著於堯之則天也郎如晉悼公之承國其艱危亦不異于魯哀而用賢訓宥息眾保隣不動聲色而臣民效順諸侯威懷然後知其善收操柄動皆中乎機會亦中主之所謂已成而明也聖人之言窮高極遠而不濶于事情守正道常而可該乎萬變學者宜於此類求之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姜氏兆錫曰惷愚者蔽於氣質冥者暗於事理也煩上家語有幸字志記也自言不能敏悟欲子以切語記於心也蹴然變容貌仁孝不過乎物蓋盡其事天事親之理而不過也公聞此言而言無奈後日有罪何是既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也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

疑近而不尊疑遠而難親故事親如事天以致其尊事天如事親以致其親也石梁王氏曰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也愚按此章論爲政之理而本於敬妻子自恆情觀之疑與上章敬祭祀者若有間矣然是乃詩首關雎易首乾坤之義君子所以造端乎夫婦而其極至於盡人道而贊天地者胥是物也漢祖唐宗治非不著然關雎麟趾之意不可得見而欲以幾於二帝三王之治也難矣人君可以其近而忽之與方氏苞曰不故乎物既前陳之矣及公欲聞切要之言復以此進者仁孝乃人道之總會百姓之根源也

凡前所陳敬身成親愛人正物皆具於是矣苟過乎物則凡爲不仁不孝之人豈惟不能成其身將欲有其身而不得矣可不念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子之志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缺非仁人不能此小大之辨也張子西銘蓋本此記而推廣言之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

姚氏際恒曰或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兩篇其名何居何所分別曰此絕不足據仲尼即孔子燕居即閒居有何分別全涉游戲無意義按列子有仲尼閒居篇此則分而兩用之耳大抵皆老莊之徒冒竊孔子之名以陰行其說者孔子閒居尤全露老莊面目而其文更詭譎此篇則尚貌儒家言而文則薄劣義亦多舛矣此又二篇之分也

陸氏奎勳曰此稱仲尼燕居後篇又云孔子閒居何也家農師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余謂燕之與閒等耳稱仲尼者魯齊所記稱孔子則西河所流傳也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但家語通下閒居爲一篇而篇名謂之論禮其詞亦有小同異石梁王氏謂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按散漫之弊諸戴記多有之不獨此也篇中如禮以制中而

舉而錯之於政無難殆非聖賢不能及學者愼取之可矣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

姜氏兆錫曰縱汎也謂汎言而及於理也周流無不徧者發皆中節也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隨時隨事運天理而取其中人之行身遇物能以禮周流則大中之理無不徧矣郎一貫之指以禮言之乃其顯而易見者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以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

姚氏際恆曰執禮子所雅言必不待縱言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其言夸大鮮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用論語恭而無禮則勞勇

而無禮則亂攷勞亂爲給逆率極顯然給字尤不恊
其首又作敬而不中禮一句不知恭與敬又別禮以
敬爲本曲禮曰毋不敬是也不可以不中禮爲言郎
曰不中禮則將少其敬乎義殊有礙子貢越席而對
以及給奪慈仁倣論語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之
意毋論子貢知禮必不越席即問禮偶越席自不同
於言志之不讓乃夫子於彼僅哂之於此直責其遊
禮而給亦必無是理也其義不過欲倣論語言禮之
文故生出越席一節而給奪慈仁亦倣論語樂人以
口給不知其仁之意

陸氏奎勳曰即論語之巧言令色鮮矣仁也經漢儒
筆遂類諸子
姜氏兆錫曰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力言皆美德
也然不中於禮則德非其德矣野者鄙畧之習給者
便佞之貌逆者爭鬭之形子嘗言敬而無失又言恭
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意可見矣末子曰二字
衍文或答問之語而邈間詞也下並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
吳氏澄曰卜商不在坐而並言之也以其不及與子

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毋道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方氏苞曰孔子以求仁爲教而曾子謂子張難與爲仁仁者天德之首也子產過於慈仁猶失政體如毋之不能教而張也過於矜高則不能反求諸身而無進德之基矣故切言以警之若不及則勉之而已故不復言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

辭也

姚氏際恆曰倣論語子貢問師與商章為說既無子貢之問又無子夏在坐對子張言而及於商無此情理必說出中字亦蛇足張納禮字尤不協師商之過不及豈關於無禮哉攙入子產更絕不倫不惟孔子不當以當時名卿與門弟子比論即其所謂子產可以謂之過亦可以謂之不及義又晦矣　又曰孔子於子產曰惠人曰有君子之道四聖人忠厚之至於子產初無貶辭至孟子始曰惠而不知為政迷其乘輿濟人一事蓋以大者責子產也此云能食不能教

正倣之爲說能食焉也不能教不知爲政也然則孔子倣孟子爲說乎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子曰師以下四句據此蓋二字與子產皆有過不及而示師以去過適中之意故子貢聞此而並以中爲問也家語禮乎之下無禮字亦衍文吳氏謂先設爲疑辭而後爲決辭也亦通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禮以制中周子名仁義禮知爲仁義中正卽此意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已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已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爲仁矣

姚氏際恒曰好惡並如字鄭謂好爲善是蓋記者作爲用字以好字代善字用也然下文說出許多仁字與善字意不屬故鄭又訓仁爲存謂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乃不得已而爲此解耳不知仁字豈可訓

在存齋記文以仁字代愛厚等字用也總之與心德之仁全無交涉後來解者又皆以仁禮並言益誤至有以克己復禮視聽言動天下歸仁解者豈非說夢乎　又曰郊社之禮一段倣中庸為說而增改之改中庸事上帝為仁鬼神不合鄭謂郊有后稷社有句龍然則豈有舍所重而專言所配者乎且中庸言郊社事上帝禘嘗祀其先故曰治國如示諸掌若郊社止于言鬼神其義小矣安得亦云云爾乎見下文　禘嘗改嘗禘亦不合

朱氏軾曰仁者本心之德爲愛之理萬善之長也而

禮得之此所謂全好也

姜氏兆錫曰領惡全好與禮器篇釋回增美質相類五者皆以仁言即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程子論仁專言之則包四德亦此意也鄉射謂鄉飲酒鄉射　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蓋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啟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長也祭奠射饗之類周旋委曲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上下之間咸

順其序歡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愚按領恐是引而導之於善之意如此看似文意較順也

方氏苞曰領字之義或取承領祭領天下國家賈誼陳政事疏誰與領此是也或取統領楊惲報孫會宗書統領從官魏相傳總領庶職是也或取率領左傳鄢將師爲佐領晉官職志中領軍是也惟先記及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註皆以治訓未知所據以文義推之此記直以袪而去之爲義樂記則以統領爲義但於古書未得其徵　又老莊以禮爲華而亂道荀

鄉以禮為化性而起僞皆不知禮之生於仁也仁以
體事故明無不照仁以感物故誠無不通明於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指諸掌職是故也此仁鬼
神獨於郊社舉之者禘嘗之為仁顯而易見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
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
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
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

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陳氏澔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姚氏際恆曰明乎郊社之義一段襲中庸觀上文言五者而此獨言郊社嘗禘可見矣是故以下本郊社嘗禘而推廣言之也然上言郊社所以仁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饗不知此鬼神即郊社之鬼神乎抑宗廟之鬼神乎若謂即郊社之鬼神與上意復何推廣之有若謂宗廟之鬼神前後鬼神混雜不楚於此亦

可見郊社本不當言鬼神矣官得其體亦與官爵序意復　又曰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則其言禮必不及軍旅與戎事武功及失策失制之事而反覆爲言也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節首子曰二字亦衍文獨稱郊社禘嘗者舉其至大也明乎此所謂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推此心以行之而天下不難治矣父子孫爲三族兄弟之族爲長幼上言郊社以下五者皆祭祀燕饗之大也而此又言居處以下五者蓋因以明居常處變禮無不貫而天下所以不難治與

下舉其類而極言之味家語作物宮室得其度如輿爲尊者所舉居作爲主者所立寢則無侵方則有方之類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梲則失其度也量得其象如左爲升以象陽右爲合以象陰合仰爲斛以象顯而承覆爲斗以象隱而庇之類鼎得其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之類若陳氏豆區釜鍾子產鑄鼎刑書則失其象也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車得其式如六等

之數作車之式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之類鬼神得其
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
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語發於居處飲食衣服
之類辨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
其體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
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
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爲仁則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方氏苞曰上五者第曰禮原禮之所以制也此五者

曰以之以人之用禮言也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知禮則得失從違判若黑白故辨說得其黨

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全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

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畫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姜氏兆錫曰此節家語有子張問詞而子告之如此今已刪而猶存子曰字亦衍文也即事之治言禮爲事所由治也伥伥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言於衆無以率而合之也下皆反言以結上文也

方氏苞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原其禮之所以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究其用之所以行也原其所以立則知心有所不容已究其所以行則知道不可須臾離事無其治則性命之理不順此精粗本末所以一貫也　又曰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如侍於君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之類如不知此則無所錯無所加矣又其儀法多見曲禮苞始受戴記先兄曰汝口誦其文必心維其義凡曲禮少儀玉藻內則所載不獨事父母君師也即長幼朋

友賓客往來酬酢少不由禮則於心不安而人情亦不能順故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又曰仁體事而無不在不知此則雖能記誦不可謂之學禮

子曰愼聽之汝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爲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宋周頌維清奏象武也

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者爲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卽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爲大故

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送與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反初反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爲報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姚氏際恒曰此一節倣郊特牲孔子屢嘆之爲說郊

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故此舉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之禮而云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又云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又云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又云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蓋所以寫其屢嘆之意如此其中苟知此矣一段義尤悖兩君相見之禮樂畎畝中人耳目所不及何與其事而且訣之以爲聖人豈非無情之贊嘆乎是其欲寫其屢嘆而勉强填湊可見矣　又曰其爲說尤多不經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

大武此言天子視學也祭統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言天子大禘嘗也今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夏鄭大夏是以天子視學及大祭諸禮樂而用之以爲兩君相見大饗之禮豈不謬甚乎且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此在當時諸侯已爲僭竊況曰歌清廟乎又雍序謂禘大祖之詩也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客出肆夏可矣按郊特牲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兩篇言出雖不同然大抵皆爲天子享元侯之禮也而後世兩君相見曰云用之今云客出

以雍是以天子之祭以雍徹者而用於客出此又何

禮與振羽卽振鷺助祭之詩也又祭徹歌詩大饗徹無

歌詩之禮今云徹以振羽此又何禮與鄭氏曰大饗

謂饗諸侯來朝此亦知其不可通故又云王饗諸侯

者然不知本文自言兩君相見豈能諱之然卽使王

饗諸侯亦必無是禮也此關典禮之大不可不辨

又曰又其字句故爲離錯有似脫而實非脫者如前

段下管象武上少升歌清廟一句孔氏補之後段下而管

象下少夏籥序興一句徐伯魯補之謂大饗四而金作升

歌清廟下管象止事字少一鄭氏以金再作補之玉藻趨以采

齊行以肆夏此少肆夏〔陸農師據玉藻補之〕是也又其九四之數亦故爲離錯使人合之而終不能合以致言人人殊者如鄭氏〔註〕盧氏王氏〔俱見疏引〕熊氏〔見陳氏集說補正之〕陸氏〔見衛氏集說〕吳氏〔纂言〕諸說是也不備錄〔內盧氏以序其禮樂爲一禮陸氏補肆夏爲一禮尤謬吳氏以上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爲五加大饗四爲九尤鑿謬大饗卽屬賓客也〕

又曰知仁卽知仁賓客之事劉氏以心傷之仁解謬

陸氏奎勳曰註疏及盧氏王氏皆以意說草廬吳氏以上交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爲禮之五而以大饗之四爲迎賓獻賓樂賓送賓草廬又謂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當於客出絕句以雍徹以振羽皆當作三

字句余謂饗賓之與廟祭禮樂固不同科從陳氏樂
說可也按入門縣興爲一節升堂樂闋爲二節升歌
淸廟爲三節下管象武爲四節夏籥序興爲五節行
中規還中矩爲六節和鸞中采齊爲七節客出以雍
爲八節徹以振羽爲九節其五與養老之禮同而夏
籥采齊雍振羽惟大饗獨用也　又曰陳氏樂書以
夏爲夏翟引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爲證其說鑿而
無禮鄭註以夏翟爲文舞方氏周氏葉氏俱從之余
謂下管象武堂下以管奏維淸大武之詩夏籥序興
八佾以舞大夏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呼三子而合語之故又起以子曰二字而此節特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大饗兩君相見之禮謂禮有九節而大饗專行者四節也知者知其數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所謂四節陳註與家語王肅註不同皆不甚安今姑據陳註參之縣樂懸也興作也始入門金奏作既升堂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金奏又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闋升歌清廟一句升堂而又歌文王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又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

籥吹禹之大夏以次而作四節也此四者大饗專行之禮陳其俎薦以下其具也如此指四者君子爲兩君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理不外是矣故知其仁也行而周旋中乎規之員五節也其折旋中乎矩之方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鈴名出門迎賓車鈴中乎樂節之和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八節也振羽卽振鷺禮畢歌以徹器九節也此五者則衆禮通行之禮也無物之物謂五者言知仁舉仁以明禮言在禮舉禮以寓仁互文也方氏曰雍詩用爲大故歌以送客振鷺用爲小故歌以

徹器二詩主於祭而又用於此者猶鹿鳴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與論語以雍徹不同者彼天子饗神此諸侯饗賓故也示情者欲以情相接示德者欲以德相讓示事者欲以事相成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五也行中規旋中矩六也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羽九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同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陳氏澔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

詩者能不謬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又總申行禮之得失以語三子也

節首家語無子曰字亦衍文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禮爲理樂爲節者禮煩則亂樂勝則流動以理則有序而不亂作以節則雖和而不流也素謂空質也

方氏苞曰春秋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不惟宗廟朝廷閨門鄉黨之際會非禮有常經不敢輕

舉也卽尋常無事一舉足一發言非禮所當然亦不敢動必如是而後謂之致禮以治躬不惟祭祀賓容射鄉之樂歌非比物飾節不敢輕作也卽燕居退息御琴瑟調磬管非適會其節亦不敢作必如是而後謂之致樂以治心　古者於旅也語多賦詩以見志不能詩則聞人之歌而不達其義（如誦茅鴟而慶封不知）或答人之賦而不應其情（如高厚歌詩不類）故於禮謬也　明於樂然後從容和順之意周浹於拜跪揖讓之中野人相敬直樸無文則爲素而已□無加□如剡之隱痛則哀麻哭踊皆虛無守道致身之實心則拜稽恭順

皆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寛剛簡之德達之以温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爲窮惡何哉

姚氏際恒曰制度文爲在禮行之在人做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爲說　又曰按作者

之意於上云不能樂於禮素素字未安又本欲言不能禮而能樂一段以反對之而[illegible]則窮何也蓋不能曰不能禮於樂何也故生出子貢問夔一節以見夔是達樂不達禮之人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以對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重提上義作者之意昭昭如此夫謂夔不達禮其誣古人亦甚矣不善作文以致轉入死地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因子貢之問而答之以申上文之意也窮猶塞也疑夔達於樂而塞於禮也稱爲古之人者謂夔以偏於和樂而於禮有未盡是以傳此不

達於禮之名於後耳豈全泰於禮者哉故再以古之人稱之然由是以推禮樂之道學者必知其相爲表裏而一以貫之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吳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姜氏兆錫曰子張問禮而又問政蓋以爲有二道也子言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之道乎君子明於此惟舉其道以施之政而已豈有他哉歐陽文忠公言三

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亦此意也自此至皆由此塗出也家語不襲上文而與問王篇各章合為一篇子張問政句家語作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

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

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非有奧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

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

姚氏際恆曰爾以爲必鋪几筵一段傚論語禮云禮云一節爲說起結全學莊子

姜氏兆錫曰綴兆舞列也物事也服從也體猶理也鋪几筵以下末也言而履行而樂本也明此以舉而錯之故外則天下平而諸侯朝內則萬理事而百職舉此其驗也禮之所與下申前文之意也目巧謂不用規矩之屬但據目力之巧而已言雖苟簡不廢禮也室之奧尊者所處堂之阼主人所立席之上下詳見曲禮車以左爲尊以右爲卑行以隨爲讓立以序

爲儀此皆古聖制禮之義故爲政者得則治失則亂而莫之能踰也遠近言親疏之等外內言賓主之序此塗謂禮也

方氏苞曰凡人之言或泛論事理或評議他人未有不依乎天理者若能身履之則禮之實在是矣凡人之行必合乎天理當乎人情然後返之於心而安且樂焉其然則樂之道具是矣　子張志意高廣則檢身或疎故示以反身之要以抑其過也身之所履必自顧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而政必宜人矣　萬物皆

範圍於禮體之中而無不服從郎下文貴賤長幼遠
近男女莫敢相踰越是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略然若發矇矣
吳氏澄曰言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
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
見也此總結之也
孔子閒居
姚氏際恆曰此篇三無五起皆本老子貴無賤有之
旨如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萬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類是也其云無聲之樂無體之禮與孔子禮云禮云一節有毫釐千里之別孔子所言欲人知禮樂之本故用反語詰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並未嘗有去玉帛鐘鼓爲禮樂之意也此則高揭無字以示其至精無上與老子以禮樂爲亂首莊子以聖人爲屈折禮樂及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諸說相同皆是有體無用歸於二氏之學而已矣又老子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聖人爲腹不爲目此云無聲之樂日聞四方則有聲之樂自令人耳聾矣正對照畢肖處也至於釋氏之

學較老氏更深一層然此處大意亦有相近者釋氏滅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此云無聲卽滅耳根之意無體卽滅身根之意唐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鵶鳴師聞否曰聞曰鵶去無聲何云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性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亦是此無聲之證嗟乎無父無君此於禽獸何莫非此無之一字之害乎垂之禮記世習爲經可感也夫餘說見前篇

陸氏奎勳曰通篇論詩斷章取義可見小序非子夏

威儀棣棣謚逑逑崧高維嶽謚崧矢其文德謚弛可見孝宣之世詩禮猶未能兼通漢藝文志載孔子家

語二十七卷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蓋今家語輯自王肅濫收者固多遺闕者不少矣孝成時孔衍上書謂祖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畢會值巫蠱事起寢廢不行又云戴聖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劉向見已在禮記者便除家語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此書在漢疏中眞而不贗可以知燕居閒居坊記表記所自來矣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但說見前篇與家語亦有同異篇中首言達禮樂之原以爲民之父母而後

因言其德參於天地如此蓋即前篇未盡之意而極形之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

姚氏際恆曰此篇多引詩大至皆牽合不切五至三無語便譎恠不可爲訓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語亦粗率不達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泂酌之篇凱弟樂易也至者極盛而無加無者至微而無迹橫則廣被之意也言達於禮序樂和之本而不徒事於制度文爲之末是以致五至行三無以廣被天下而四方將有禍敗必能先知也非其心切於憂民□□□其本而審其幾如此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

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哀則能憂恤至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其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　又曰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欲與

其之也

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

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弟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論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阽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於哀朝

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

姚氏際恆曰書云詩言志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則志即在詩內不得分為二至且章首是言民之父母則五至皆謂至於民也至志於詩何與於民其不得以志為一至審矣鄭氏以其不可通故曰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以志為恩意曲解顯然即作者之意亦豈嘗如是或樂亦至焉之樂音岳樂之所至之樂音洛欲取哀至之義忽以樂岳字脫換作樂洛字甚奇註與疏以

三樂字皆音洛則禮樂不相接陳氏集說
上二樂字皆音岳則樂哀又不相接也

詩禮樂屬經哀屬人情又何得並詩禮樂爲一至乎至於哀樂相生又別一義竟與民之父母章旨全不照顧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本老子希夷之說志氣塞乎天地襲孟子其爲氣也則塞乎天地之間然氣可言塞志不可塞也

陸氏奎勳曰五至三無五起以數命名此係漢儒積習疑非孔子本文以畜萬邦日就月將施於孫子覩此知後代集句之法亦本孔子

姜氏兆錫曰在心爲志發言即爲詩故志至詩亦至

興於詩而履之卽禮也故詩至禮亦至立於禮而樂之節樂也故禮至樂亦至而樂之中乎節者其於哀也可知矣故樂至哀亦至而詩禮哀樂乃相成相生而不已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不可得見傾耳不可得聞而其志氣之充塞無間於天地所謂達禮樂之源而横於天下者此也蓋塞者氣而所以塞者惟志至雖有五其至德充周之妙一本於志而已豈若聲色之以化民者哉

方氏慤曰君子爲民父母則愷悌之心所以經其衣食拯其災危者無所不至而所至有廣狹久暫則感

於德化而形諸風謡者亦應之爲純駁淺深故曰詩亦至焉觀二南之風則一一可驗矣君子之德化至形諸風謡則比閭族黨冠昏喪祭射飲酺蜡所以成其禮俗者非一日矣故曰禮亦至焉詩即樂之章也禮既修則正聲雅樂必隨時而興作矣樂者樂也君子樂民之樂如此則凡其與民同憂者亦無所不至可知不曰憂而曰哀者哀之義足以包憂憂之義不足以包哀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

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下者宥密深而靜謐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陳氏澔曰手行爲匍伏地爲匐

吳氏澄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姚氏際恆曰三無本莊子爲說莊子曰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

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按莊言末猶可此言無益無理矣　又曰三無仍是五至中之三何也

姜氏兆錫曰基承藉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成王夙夜以承天命宏深靜密此蓋其廣淵之所運而不能索諸聲臭也故引以爲無聲之樂之證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篇莊公夫人自言威儀自有常度無可選擇此蓋恭敬之所積而無容卜諸文爲也故引以爲無體之禮之證手行爲匍伏地爲匐邶風谷風篇婦人自言凡民或有死喪必往救助此蓋哀痛之所廹而不待見徵諸哀服也故引以爲

無服之喪之證無聲樂之至無體禮之至無服良之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志未形於詩此乃所謂禮樂之原而貫乎三者之中以塞天地者也故言三無而五至皆具與

方氏苞曰成王日夜敬德於幽獨而升聞於天以爲祈天永命之基亦猶樂之和順積中無假於器數音容而足以感動天地神祇人鬼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姚氏際恆曰五起仍是三無何也且皆以虛辭排衍無截然五義彼此移易亦得游戲無益之文

又曰呂覽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此襲之爲說正見其爲漢人然彼言聲此言樂故自不同

朱氏軾曰內恕恕仁也仁愛根於心悲痛惻怛發于不自已不必衰麻擗踊而後爲喪也又按氣志不違無乖戾也既得則和順積中矣既從日聞動而變也既起則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姜氏兆錫曰服卽行也起猶發也言君子之行三無猶有五者起發其義也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以氣志不違者言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以氣志既得得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於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與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

言從容而不迫也從容或失之怠故繼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人無乖心故繼以上下和同和而無乖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至愈大則施乎近而及於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以內恕孔悲者言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以施及四國愛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德揚於外故繼以純德孔明德揚於外則澤被於後故終以施於孫子其次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愚按五條聲韻相足而其淺深意緒不一其倫方氏姑因文釋之如此應氏謂五起之意大抵緣詩句以發揚咏嘆之

者是也考家語此節止列第一第三條餘並無之是乃二起而已而其下乃云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以勞天下此之謂五起何哉失兩番問答原文而牽合爲詞遂於文義不足自當以此爲正也

方氏苞曰方氏所論五起之序甚善所未備者曰不違曰既得己之志氣也曰既從曰既起人之志氣也從者與人無忤而已起則善端興起化及於人也五至三無五起俱不似聖賢之言而精語亦間出蓋漢儒述其所聞而不能無失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鄭上讀躋下讀齊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反假讀格祗諸七夷反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爲法於九州也

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本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

姚氏際恆曰按參即古三字又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故中庸曰可以與天地參矣今所問者參天地而所答者謂聖人奉三則是彼三而我四之斯豈參之義乎若日月本附於天地亦不可列而爲三也

姜氏兆錫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而子夏舉以爲問也參猶易所謂合也勞猶功也覆載照皆無私者天地之至德而三王奉此以爲功於天下是與

天地合其德也家語此節祇載子夏曰何謂三無私至日月無私照數語其下祇載其在詩曰帝命不違一節而遂以子夏蹶然而起節結之文義不足並當以此爲正詩商頌長發之篇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齊會也合也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倣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

妙之氣雷霆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其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姚氏際恆曰三無私又遺日月何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風霆四字蓋衍文家語作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與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義畧同戴猶承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言天運四時於上而以春夏秋冬之啟閉爲

風雨霜露之生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數也地承神氣於天而風霆運造化之迹庶物動發生之機無非地道至公之道也彼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豈有二哉家語此以下三節並錯簡在閒王篇當以此爲正而此節於文義又當在上節之前也

方氏苞曰天地之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所蘊蒸而於天言之者風行天上雨及霜露降自天其迹顯著也風霆之起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於庶物露生舉之

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陳氏澔曰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卽至誠前知之謂也嗜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滑淸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淸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

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姚氏際恆曰嗜欲不可解註疏謂于天下之期將至王位是聖人所貪故曰嗜欲無理甚矣

朱氏軾曰變化無方之謂神本大德之敦化爲小德之川流此天地之神氣也人得之而爲聰明聖智是

謂志氣如神

陸氏奎勳曰此種議論直與易繫傳相類非聖人周不能道也

姜氏兆錫曰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卽無私之德之應所謂至誠如神也嗜欲猶願欲也凡所願欲之事將至有天開發必以兆朕先之若時雨將降山川先爲之出雲而國家將興天爲之誕生賢佐亦如之也詩大雅崧高之篇言崧然而高之嶽其峻極至於天由是降其神靈以生山甫申伯而皆爲國之楨榦故四國之患難則蕃蔽而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也詩

本美先王得人之盛而茲歸德於文武者蓋斷章以明之也

方氏苞曰嗜致也謂致其所欲也祭統曰興舊嗜欲疑古語有之註訓王天下之期疏謂王位聖人所貪誤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非必不善也此節蓋因天道至教而言人事之與天地相感通以申昭格遲遲上帝是祇之義也言人果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所欲致者若將可得則必有開其先者如時雨將降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理也嵩嶽降神生申甫以輔周乃文武之德所遺此王者所以必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也　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有與嗜其與有形近而譌也物與欲音近而譌也兆與朋疑亦剝蝕形近而譌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惟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姚氏際恆曰所問者三王所答者二王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令善也先其令聞者其未王之先素有

善聲亦必先之意也兩引詩皆大雅江漢之篇矣陳也洽和也亦本美宣王而斷章以遞明之、應氏曰崧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太王之積功累仁豈一日哉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姜氏兆錫曰蹶然喜躍貌負牆而立者禮問竟則退負壁而立以避進問者也承者奉承不失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浙江書局重刊

王棋辰校

孫祖燕校

朱元煦校